

海老 KK:《從忘年到莫逆到生死》——半個世紀之交情



整 50 年前的 1967 年，中國大地文化大革命從文斗演變成大規模武斗，一時遍地烽火……蜂場被迫在夏季放棄向東北轉移，而採取反常行動，南下廣西，提前進入越冬地區。

1967，這個目前中國大部分的活人出生之前的年代，在經過艱難、驚悚地 5000 里大轉移之後，流落到柳州火車站一個最邊緣的鐵軌線上……

一位當地養蜂朋友，帶來 50 歲盛年的老爺子，當年我才 24 歲，就這樣成了忘年之交。

如果不是走近老爺子，怎知他其實是一位英雄！

從南寧醫學院畢業時，正值祖國被日寇鐵蹄蹂躪，中國人民奮起抗戰的歷史時期。

爺子與另一位同學，放棄在當時還是後方的廣西，步行萬里，通過土匪為患的桂北湘西，再橫穿湖北安徽，找到李宗仁率領的在徽、蘇、魯西一代與日寇浴血奮戰的廣西軍。李宗仁感于兩位熱心青年才俊的愛國之舉，立即授予少校軍醫，為國效命。

歷史對於一個人往往是不公平的。就是這樣步行萬里投軍的壯舉，到換了一個時代，不但沒有得到贊賞，卻成了懲罰的理由。在當年法國人創辦的醫學院，受到正規醫學教育，經驗豐富、醫道高明的醫生，從一個縣級醫院，被貶到一個鄉村大隊里面當“赤腳醫生”……正是這個時候，我們從忘年之交發展成爲莫逆之交……

大時代的變化，令我們共同經歷生與死的考驗：一同面對死亡的危機，一同流亡天涯的坎坷……我們從莫逆之交又加上了生死之交的情誼。

歷史又往往對於一個人又是公平的。高明的醫道，令遠近鄉里的各類病人聞名而來，他的診所大門常常是病人痛苦地進來，輕鬆地出去；抬着進來，走着出去；沒錢的進來，帶着藥出去……我親眼看到求診的隊伍從診所大門外的街上排過去，病人們滿懷信心地等待……

歷史的吊詭又在于，看似惡劣的環境，又爲他創造除了西醫之外有機會採納“中”醫、“壯”醫、“苗”醫、“瑤”醫等醫道和草藥精華的條件，把這些醫學精華結合得天衣無縫，成爲可能僅獨此一家的醫術。

七十年代末，家父胃癌晚期，上海和香港的醫院毫不留情地宣佈死刑，我把家父的症狀寫在信里告訴他，他開了方子、配好藥，大姐到廣西，把藥帶到香港給家父服用，一段時間，家父的症狀緩解。更神奇的是胃里的那個惡性怪物縮小、鈣化，竟至痊癒。

我找到柳州說，你的藥治好了癌症，應該……我沒說完，被他打斷。他說我從中醫對症下藥的角度辨證施治，並不敢說是針對惡性腫瘤的，這不能成爲醫治癌症的特效藥物，何況你父親只是一個特別案例，不具有普遍性……這樣嚴謹的態度，比如今動不動就包治百病氾濫于

社會的假藥，和那些欺世盜名江湖騙子的黃綠醫生，怎樣？

我在美國退休前，從事建築行業，一位在公司打工的同胞，腰椎間盤骨質增生，日久下肢疼痛，無法行走。醫院求醫需十萬手術費用，且有 50% 可能下肢癱瘓。恰好我處有老爺子自己研究的外敷草藥，施用三周同胞痊癒，此話 15 年前。此同胞至今依然活蹦亂跳。此藥神也！

他曾經對自己的醫術有三點總結：
一，活得夠長，診療病人的時間近七十年，這比大多數行醫者的生命時間都長；

二，診療的病人夠多，雖然只是在柳州市柳江縣拉堡鎮上的一個小小的診所，但四鄉八里方圓百里之外的病家均聞訊而來，一天里面超過百人的情況幾乎無日無之；

三，就是上面說到的，除了運用西醫之外，中、壯、苗、瑤醫的精華融會貫通，有充分的自由度去用來治病救人。

這樣一個人，從來沒有哀嘆經歷坎坷和社會不公對他帶來的苦難……只是堅定的生存、生活和工作……

社會可以對一個人不公，歷史也可以對一個人不公，但上天卻對任何人是公平的。

十幾年前我來看望過他，已經是兒孫滿堂，其樂融融。

他雖早已退休，但周圍和方圓百里外的老病人，仍然找他診療。

這次來看望他，離別前的一個早晨，仍見病人前來找他診治。這是一種信賴、一種信任，其實是對他高超醫術的認可，是對 100 年人生的褒獎。

我曾經對一位厭倦自己日復一日工作的青年說過這樣的話：“……我昨天說偉大是產生於平凡之中，這決不是故意奉承你的假話，而是我追求人與人平等的經歷中，悟出來的真理。

現今社會被人稱頌的英雄偉人，有些都是

在一時一事中，抓住機遇意外作出成績，即被稱頌視爲英雄，這里充滿了偶然性，不是嗎？而每天做着同一複雜、煩燥工作，付出無數心血的，卻被人不屑一顧。這是社會共同投機心態作祟，這是急功近利社會心態使然。我對此正要反其道而行之！

人們對英雄人物給予過分的寬容。如果大家留意英雄人物的日復一日的日常生活和行爲，就會發現，英雄人物也是平常人，

因此我心目中的英雄，恰恰是產生於平凡之中。他(她)們日復一日做着同樣的工作，從不計較別人的稱頌與否，他(她)們的工作是社會不可或缺的，他(她)們，甚至生活在社會最底層而毫無怨言，他(她)們才是真正的英雄啊！”

所以老爺子是我最心目中真正的英雄，是人群中真正的英雄，是我心中的英雄，是世界的英雄，是人類的英雄！難道不是嗎？

我跟老爺子有一個新的約會，我說會常來看望他，我向他學習！到我自己 100 歲的時候，一定來跟他相聚，那時他 126 歲……

這不是玩笑，是承諾，是鼓勵我們都像英雄一樣活下去的動力！

上帝保佑！我們會實現！

海老 KK 2017/7/11 寫于柳州到上海班機上，2017/7/13 完成于蘇州



上世紀九十年代初，有幸認識德高望重的文苑耆宿曲拯民老先生，此後二十年間他成了我的忘年交良師益友。

當時曲老先生剛從賓夕法尼亞州移居鳳凰城不久。他年逾古稀，神態儒雅寬厚，雖鬢染飛霜，而腰背硬朗，聲如洪鐘。幸會曲老先生那天，他正好與新婚繼室夫人許育未女士同行，兩人形影相隨，鶼鶼雙雙。曲老先生一生自強不息，經歷多姿多彩，像他這樣土農工商都一顯身手而有成就者，實屬鳳毛麟角。

曲拯民 1915 年 10 月 10 日生於中國山東省黃縣(今屬龍口)，長大於煙台，在煙台讀完小學、中學、商業專科學校。他祖父在義和團運動方興未艾時，八國聯軍進入北京(1900 年)前，就在煙台相信主耶穌。曲拯民的父親是一輩，都在教會學校讀書。曲先生的父親是長子，第一個進教會學校，畢業後在保定軍校任教官，教授科學和數學。

曲拯民十六歲時受洗歸主，二十一歲踏上社會，到 1977 年正式退休，一生忙碌六十年。他在簡歷中寫道：「由於基督光鹽之喻和孔子忠恕之道在心，自始嚴於律己，一生不吸菸，不喝烈酒，未入舞場，未進賭城，不識夜生活。自 1973 年移美定居以來，未進過戲院，也不飲可樂等飲料，不吃美式快餐(參加導遊時例外)，今屆九十衰齡，生活自理，照常駕車，仰蒙上主之恩，尚未有難治的宿疾在身。」

1935 年，曲先生供職青島德士古煤油公司。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，他辭職返回煙

台，從事國際貿易一年。1939 年，與同學共三人，在十二位投資人的支持下，創辦麗新染織廠，設於青島東鎮。1945 年抗日戰爭勝利，曲先生應聘進入青島市政府一個臨時機構任職，專事美軍登陸受降的供應工作。六個月後，該機構任務完成，他供職鐵路局，主持業務科約一年半。1947 年應聘德中實業股份有限公司，負責其青島分公司的工作。1948 年調去台北，設辦事處，次年被調香港。1949 年加入天津五洋貿易公司香港分公司。1951 年自行貿易，對象是青島。經過 1951 年至 1952 年的國內「三反」、「五反」運動，1953 年他的自營業務結束。

同年，曲先生應香港六家廠商的支持，去非洲島國毛里求斯(Mauritius)設立一貿易地。次年，前往英屬東非洲坦噶尼喀(Tanganyika)、肯尼亞(Kenya)、烏干達(Uganda)、桑給巴爾(Zanzibar)，為各廠商開拓市場，來往各國約兩年之久。

1957 年，經本地財團的支持，創辦東非洲第一家針織廠，設在當時坦噶尼喀的首都達累斯薩姆(Dar-es-Salaam)，它是該國最大的港口。坦噶尼喀 1964 年與桑給巴爾(Zanzibar)合併，改稱坦桑尼亞(Tanzania)。

1959 年，曲先生得到另一個財團支持，創辦坦桑尼亞第一家染織公司——坦噶尼喀紡織工業公司(Tanganyika Textile Industries Ltd.)，約有工人 450 人。

1961 年，日本愛知縣的丸木紡織公司與該公司股東的資金合作，由曲先生和日方共同籌建一家毛毯廠，最終由日方派來主持人和技術員管理工廠。

1973 年，迫於坦桑尼亞國內政治、經濟形勢，曲先生決定離境。那時他的三位兒女已在美國完成大學教育。

曲先生預先一年在賓夕法尼亞(Pennsylvania)州蘭卡斯特(Lancaster)鄉下租了一個農場，並與原在坦桑尼亞務農的曹先生相約一同前往經營。他們入境美國居住證，分別在坦桑尼亞首都的美國大使館申請，兩個月後便予批准。1973 年 3 月，他們來到費城，再前往農場。5 月間開始耕種，曲先生時年 58 歲。

曲先生他們的農場生產玉米和大豆，養牛，養豬。經過三年的辛勤勞動，艱苦奮鬥，沒有獲利。高額農場租金爲原因之一，更重要的是農場山坡地太多。當地農民幾乎都是自耕農，他們的田地不但平坦，而且面積廣大，平均一家擁有 128 英畝。曲先生他們租地 108 英畝，除了林山、小溪及沼澤外，尚有可耕地 88 英畝。他們感到生存困難，因此三年後合同期滿，決定不再續租，另謀生計。

曹先生找到保養拖拉機及農具的工作。曲先生即試營出口當地工業產品，如傳動帶製品、地下水泵、鍋爐等，銷往台灣、越南及東非洲。

兩年後，訂單缺缺，曲先生便改行從事大豆的選購和批發銷售。他從俄亥俄、印第安納、伊利諾斯各州選購含高蛋白及出芽率高而芽身挺直的大豆，供應美東各地的豆腐工

不曾倒下，全靠「後方」的夫人全力支持。他們在賓州期間，曲夫人應接電話、助理業務、司職會計，是曲先生最得力的助手。她還開了一家禮品店，專售非洲工藝品，生意很好，營利所得補貼家用。

曲拯民老先生樂善好施，熱心公益，慷慨贊助僑界社團，有口皆碑。他給慈濟基金會、中華樂團、中文學校等都有捐贈。

眾所周知，曲先生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，而他包容其他宗教。他誇獎慈濟志工了不起，他告訴我歷史上佛教從來沒有發動過戰爭。他曾參觀鳳凰城的清真寺，那裡的阿訇擁抱他，稱他「My Christian brother!」(我的基督徒兄弟！)

曲拯民先生博覽群書，知識淵博，精通中英文，業餘時間筆耕不怠，著述甚豐。他鉤稽史實，考證嚴謹精當，行文清新雅緻。他寫書兩本：《煙台教育發展史話》(並有英譯)和《煙台毓璜頂醫院與護士學校》。翻譯 China Born 和 A Song of Salvation at Weihien Prison Camp。

他自編《曲拯民文集》，收錄文章五十篇。歷史方面的有：《尋得北美洲的桃花源》、《誰先到達美洲和澳洲》、《南京大屠殺前奏》、《南北戰爭的戰場葛底斯堡》、《英國首遣特使謁見乾隆》等。人物方面的有：《徐福與神武天皇》、《英王亨利八世》、《郭顯德博士傳奇》、《中國出生的美國中將赫士及其家族》、《漫畫家豐子愷和葉淺予》、《太和殿受降的孫連仲將軍》等。音樂愛好方面的有：《五次購買小提琴》、《西方歌劇簡介》等。收藏方面的有：《蒙古帝國和元朝幣幣》、《愛錢者談清朝貨幣》、《集郵憶舊》等。飲食方面的有：《副食品的選擇》、《大豆和人生》、《肺炎與木瓜》等。健康常識方面的有：《初期糖尿病症狀血糖過高》、《心臟健全與否的預測》、《膽固醇與日常食物》等。

2010 年 3 月 4 日，曲拯民先生溘然長逝，享年九十五歲。他久經儒家文化浸潤和陶冶，思想行爲皆有仁義禮智信的約束。先生之正，馨心飄運。



本文作者：唐孝先

士農工商道德文章

——記曲拯民先生自強不息的多姿人生

唐孝先

廠和豆芽商。

1990 年，曲先生 75 歲，他的元配夫人王意得女士突然患腦溢血逝世。悲傷之下他生病半年，幸有在費城的親屬夫婦在週末相助。

1991 年，曲先生移居亞利桑那州鳳凰城東南郊的坦佩(Tempe)市，將大部分工作交與那對夫婦兼做，由他領導，遙領半薪。最後由於不堪競爭，於 1997 年終結業務。

1991 年 9 月，曲先生第二次婚娶，繼室許育未女士，比他僅小一歲，江蘇常州人，在中國六個城市教過體育。

曲先生每每提及元配夫人王意得女士，都讚嘆不已。王意得 1918 年生於北平，上海受教育，在煙台一所女子中學任教師。經人介紹，他們相識相戀，四年後的 1942 年，他們喜結連理，夫人王意得前來青島。他們倆結婚四十八年，育有詠懿、詠和及詠廉三位兒女。其間夫人撫養兒女三人，代曲先生在青島、台北、香港三地照顧雙親，毫無怨色。曲先生深感遺憾的是，由於時代的大變動，他和家人分開四次，長達五年。他在「前方」開拓